

Hu Zhanfen

老朋友来信



胡展奋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喜欢历史，酷爱大片

都说老朋友是一壶醇酒，以前没体会，现在有了。因为自己年纪也大了。

今年春天特别“闷”，清明后的一天忽然接到一个微信：展奋，多日不见，近日会有宜兴新茶送到，请注意查收，周小寒。

短短一行字顿使我心头一暖：周小寒，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鼎鼎大名的消化道肿瘤专家！多少年未见了啊！

还是三十年前，我在《康复》杂志做编辑的时候，周小寒医生是我的主要作者，《康复》杂志那时是上海的著名科普月刊，发行量长期保持在80余万份，因此作者队伍浩浩荡荡，与我比较投缘的作者除了周小寒，还有姚克裘（香山中医院）、汪宗俊（一医大药学院）、姚德鸿（市九院）、杨秉辉（中山医院）、李谋秋（华山医院）等，当时都大我十多岁，我做编辑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每次开选题会，我都会为每一位作者准备好几块“砖头”——

能诱发他们联想同时也当令的选题，美其名曰“抛砖引玉”——他们可以拿下我推荐的选题，也可以自选由此激发的新选题，每个作者的专业背景不同，我设置的“砖头”也不同，比如周小寒擅长消化系统疾病，姚克裘擅长中医药养生，姚德鸿擅长泌尿系统疾病，汪宗俊偏重写西医药误区，杨秉辉则是综合类的，他们都会收到我不同类别的“砖头”，此举颇受他们的欢迎，我们的关系也就特别地融洽，周小寒稿件的字迹总是特别清爽，善于形象而深入浅出地讲清楚一件事，而且要言不烦，“字控力”极强。

当然医院里有什么事我也会找他们，1988年的甲肝大流行，就上海市民的心理感受而言恐慌程度并不亚于武汉疫情，所有医院都一床难求，但只要我开口，他们一定帮忙，记得一个走廊的

加床，就是周医生亲临现场解决的，还有高度紧缺的板蓝根、茵栀黄，姚克裘医生让黄鱼车一下子搞来一车，办公室几乎成了物流分拣摊……现在回头一看，那是我社会上混得最好的时候，可惜当时一点也不珍惜，再回头已是百年身。

我记得我们最后一次欢聚是去云南昆明参加一次全国性的科普会议，我带队，十多个科普作者包了三进卧铺，那是《康复》杂志最有钱的时候，杂志社带好美食与美酒，唱啊笑啊一路欢歌到云南。周医生虽然为人安静，但那几天也与我们一起“疯”，多年后大家还提起这次云南行。

1994年以后我们联系少了，

我离开了《康复》杂志，周医生则创办了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科，这可是了不起的大事，须知医院的任何专业科室白手起家都难，因为上海这个地方懂行的人太多，指手画脚的也多，更何况是“肿瘤科”，但周医生迎难而上，终于在强手林立的上海成功地打出了一片天地，形成了“市

一肿瘤治疗”的特色，他后来的荣誉极多，但他最看重的还是“市一肿瘤”的“开山门”，现在他虽然退休了，但是肿瘤科每逢喜庆总要来请这位创业的“老祖宗”，可见他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。

年轻的时候总以为日后还会交很多很多的新朋友，人生的道路一定越走越宽广，其实不然，事实上交朋友也有“窗口期”，其规律是，越老越交不到投缘的朋友，大抵四五十岁之前，命运给你指定的也就这么几个，以后年龄越长，越来越“以利相交”，所谓“缘”，本来就是指“额度”也。

故真正的好友是直觉的投缘，常有几十年不见面，而仍然一见如故者，一如周医生赠我的宜兴名茶“九香翠芽”，虽没有龙井那么大的动静，但鲜爽醇厚，九漕之后，居然还有若隐若现的兰花香。☞

**年轻的时
候总以为日后
还会交很多很
多的新朋友，
其实不然。**